



粵劇保育與創新系列(二)

粵劇是嶺南文化的重要因子，香港粵劇與廣東粵劇緊密相連卻有略微不同。香港本地粵劇的傳承與發展是近年熱話，也有不同的香港粵劇團體與藝術家們嘗試從各個角度為這一古老藝術注入新的活力。他們有的專注於對傳統的挖掘，試圖從深度上溯本歸源，呈現原汁原味的傳統精粹；有的則嘗試在故事中加入現代元素，將當下的時代印記融入其中。有的嘗試打破表演程式的框框，創作出具實驗性的小劇場作品；也有的試圖將現代劇場導演制引入粵劇體系，改變其創作方式及流程。還有的將電影感帶上粵劇舞台……各種大膽嘗試，似乎也有着香港地特有的融會中西、勇於跳脫框框的生猛勁頭。這些不同的實驗有何可取之處？為中國各地方戲曲劇種的傳承與發展帶來什麼啟發？又為推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說好香港故事帶來什麼靈感？

新編粵劇融匯電影 音樂劇 遊戲元素

勇於突破界限 助傳統藝術開新篇

傳統粵劇向來不乏捧場客，卻未必是年輕人「杯茶」，拓闊粵劇的受眾層面無疑是保育粵劇的重中之重。一班名伶與班主扎根傳統，勇於突破界限，群策群力，為本地粵劇題材開拓新的創作方向，也於新編粵劇中糅合電影、音樂劇甚至互動遊戲元素，更善用YouTube、抖音等新媒體渠道令粵劇走入更多年輕人視野。同時，從小播下粵劇之種一事從未被忽略，無論幼稚園、中小學還是社區中心，隨處可見粵劇興趣班及相關活動的蹤跡，只待粵劇種子發芽，開枝散葉，生生不息。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羚、張岳悅

謝曉瑩既是當紮花旦又是靈宵劇團創辦人，身上流的是「戲曲藝術的血」，她振興與傳承粵劇之心極度強烈。從加強自己的能力，到不斷嘗試新的表演方式以吸引年輕觀眾，並善用新媒體推廣粵劇，為劇團求生存之餘，也為粵劇保育和傳承貢獻自己的力量。她自小跟着「粵劇票友」媽媽看戲，幼時隨梁素琴學粵劇唱腔，2009年完成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M.Phil.)學位，研究戲曲劇本文學，畢業論文題目為《當代粵劇對傳統戲曲之承傳：從唐滌生(1917-1959)劇本看行當藝術的意義》，分析粵劇六柱之形象如何蛻變自戲曲文學，從唐傳奇到明傳奇以至唐滌生粵劇追本溯源，再探討其與嶺南文化之關係，啟發粵劇劇本人物如何沿襲古文學作品之思。

藉遊戲互動吸年輕戲迷粉絲

粵劇要唱、做、唸、打，基本功要扎實，需付出莫大心力、努力、毅力。謝曉瑩選擇入行後，吃着苦頭把吊眉、貼片子樣樣從頭學起，全因她心底裏確是愛粵劇。她獲上海越劇名家史濟華、上海崑劇名家王芝泉收為入室弟子，拜師學藝在基本功、唱功、身段各方面打下基礎；亦曾隨京劇老師和志莉、越劇老師洪瑛習藝，針對身段、功夫、發聲等各方面進修，近年則隨蔣麗紅和丈夫高潤鴻習唱本土唱腔。

2014年，謝曉瑩創立了香港靈宵劇團，更開了支線金靈宵和青靈宵，集班主、正印花旦及編劇一身，先後撰寫了20多個粵劇作品。幾年疫情下演出減少，粵劇全行無底薪，從業員人數龐大，各劇團都叫苦連天。其間她的劇團繼續營運，不能演出的日子轉做大量網上工作：如寫了抗疫曲《武春三月》，跟上潮流善用新媒體，拍片放上YouTube頻道「靈宵導賞團」教觀眾欣賞大戲，再嘗試用抖音推廣戲曲。她滿腦子新意念，誓要為粵劇帶來新氣象。又仿照電影的拍攝手法拍成新編粵劇《重生趙飛燕》，在保留舞台感的前提下，製作時參考網絡流行的「角色扮演」遊戲(RPG)，讓觀眾以主角的角度作出選擇，從而決定重活一次的趙飛燕之結局，加強與戲迷互動。經過幾年的實踐，她感受到這些新嘗試是有用的，年輕戲迷粉絲增加了，社交媒體的助力也愈來愈多的市民認得她。她染的新髮色也常緊貼潮流，一切都是為了更貼近年輕人的口味，表明粵劇人也可以很潮的。

以「巨本主題戲」呈現女性劇場

她鍥而不舍的努力終有回報，2015年曾獲「香港藝術發展獎」之「藝術新秀獎(戲曲)」，2022年榮獲兩項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新編粵劇《東方之珠》更獲香港文聯支持，但這些資助和獎項仍遠遠不夠支持他們經常起班做戲的有心人。

「近年多了劇團演出，場數很頻密，行業興旺當然好，戲迷增長卻不快，形成內競爭大，市道很差。」謝曉瑩表示，夫妻二人經營劇團都很吃力，於是她又想到以戲曲「巨本主題戲」的模式，呈現現代女性劇場。將九型人格的概念貫注入靈宵劇團原創作品中的九個個性形象不一的女角，以九型人格分類「癡女、烈女、妖

女」，串成「女角九宮格專場」：《癡女三部曲》、《烈女三部曲》、《妖女三部曲》。選特別請導演高志森做視像導演，加入視像效果讓觀眾有新鮮感。演出後還增添與觀眾座談互動的環節，收集觀眾的反應。這些特別設計都是希望擴充觀眾層，當年輕觀眾對九型人格怎樣同粵劇拉上關係感到好奇，便能夠吸引更多人繼續探討並關注粵劇。一人每晚演多個角色，換造型轉情緒都頗為辛苦，若不是為了吸引多些觀眾入場，誰願意那麼操勞？

謝曉瑩的最新作品是以香港歷史為背景的新編粵劇《東方之珠》，乃「寫·香港」粵劇系列的首個作品，她大膽以明朝正德年間的屯門海戰、大埔海盜鯨人出沒以及漁村的傳說為背景，把歷史與鯨人傳說結合，成為講香港故事的粵劇作品，嘗試為本地粵劇題材開拓新的創作方向。

折子戲間隙播編劇解說增互動

導演高志森自封粵劇界的「執波仔」(如球童在場邊執波兼睇波)，不過，他與黃百鳴、麥嘉聯手打造的戲曲音樂劇《洗夫人》、《媽祖》均叫好叫座，更宣布9月會再搞粵劇版《南海十三郎》。最近他更為《靈宵作品展|女角九宮格專場》擔任視像導演，為粵劇保育作貢獻。他表示：「我對於戲曲音樂劇其實一直有一個希望，就是透過一些新穎的表演方式和手段，將傳統粵劇的精髓傳承下去。即使時代處於變化中，我們也不會棄掉好的傳統。」

至於他為謝曉瑩的《靈宵作品展|女角九宮格專場》擔任視像導演想法也是如此，他介紹道：「用電影影像手法，將九個粵劇劇目的女主角與編劇的對話呈現於舞台上，作為劇與劇之間的間場和聯繫帶。這與演折子戲的舊一套安排很不同，以往戲迷看折子戲，完了一場選段演出後就要呆等數分鐘，再看另一場不關聯的劇目選段。」高志森發掘到這個空間的潛力，播放編劇出現在布幕上的影像作解說對話，增加與戲迷的溝通，其間演員就在台上轉裝，沒有落幕，似西方歌劇的形式，相信會令戲迷的投入感強烈很多，對年輕一代戲迷也會更有吸引力。「當然作為劇團班主和演員，投入時間和金錢也很多，因要事先拍片。」高志森說。傳統觀眾是否也會接受？他回應道：「這就是香港創作者應該做的嘗試，因為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需要讓中西文化碰撞，再看會出現怎樣的效果。我們香港就是喜歡傳統與前衛的交織，這應該保留。」

由高志森操刀融入電影和音樂劇元素



靈宵劇團供圖



《重生趙飛燕》的網絡互動版邀觀眾決定劇情走向。靈宵劇團供圖



靈宵劇團負責人謝曉瑩(左)與高潤鴻為粵劇保育和傳承貢獻己力。



導演高志森為謝曉瑩的新作品擔任視像導演。



學生在劉惠鳴和林瑋婷的指導下體驗耍繩槍。



劉惠鳴致力培養兒童愛好粵劇藝術。



在場學生紛紛跟劉惠鳴學做粵劇動作。



林瑋婷稱從學術層面推動粵劇保育與傳承同樣重要。



《重生趙飛燕》劇場版的〈序幕〉中已有流行的「重生」元素。靈宵劇團供圖

劉惠鳴藉兒童粵劇講座播種 冀粵劇開枝散葉 生生不息

拓展觀眾

如何持續拓展粵劇的觀眾群？粵劇老宿羅家英已數次提出從小「播種」的重要性，「播種」亦成為業內人士身體力行保育粵劇的關鍵詞。香港電台第五台一直積極推動戲曲傳承，今年計劃舉辦三場粵劇藝術示範講座，首場「童學做個老宿」示範講座便邀來粵劇老宿劉惠鳴，向來自三間幼稚園的逾百名學生解說及示範粵劇表演的基本功，特設互動環節邀學生上台體驗耍繩槍和舞長綳，並帶同自己的兩位學生即席表演兒童折子戲《紫釵記》之〈拾釵〉選段。

以朋輩的語言真誠溝通

劉惠鳴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笑稱已被天真可愛的小朋友們所融化，冀望通過互動和表演環節吸引小朋友們的注意力。她由此強調從小接觸粵劇文化，即「播種」的重要性：「我小時候已經跟婆婆去戲棚看大戲，那時候已經好鍾意粵劇，讀書時便請媽咪帶我去學戲。無論學什麼都是從小開始比較好，小朋友都是白紙一張，理念沒有那麼豐富，所以學起來會更清晰一些。」她亦分享教授小朋友學粵劇的方法：「一定要學會用他們的語言溝通，用簡單淺顯的方式講解，例如將粵劇代入他們熟悉的卡通人物中。通常教小學生會更容易，他們的理解力比較強，教中學生反而會難一些，他們正處於青春期，可能會有些怕醜，所以要用誠意和真心去溝通和教授，他們會感受得到。」

劉惠鳴自2003年開始教授兒童粵劇至今，致力培養兒童愛好粵劇藝術，曾於多間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社區中心擔任粵劇導師及英語粵劇導師，編寫兒童粵劇劇本，到學校舉辦講座及工作坊，亦為粵曲課本作顧問。她的學生年齡小至3歲，她也時常帶領學生與紅伶同台演出及參加大型演出項目，多位學生曾於各類曲藝比賽中獲獎，今次表演《紫釵記》的關楚燁和李海晴只是小五學生，也曾獲內地第二十三屆「中國少兒戲曲小梅花薈萃」地方戲業餘組小梅花稱號。她創辦的揚鳴兒童粵劇團全年開班不間斷，疫情過後也多有演出機會，但她直言粵劇保育與傳承困難仍在，「現在戲棚少了，疫情也使得粵劇表演與教學中斷了幾年。我們在疫情前播下的種子，已經失去了一部分，如今要再繼續努力。小朋友多點看多點聽，耳濡目染會好很多。疫情之後學生們多考試和測驗，很多人都沒回來，有人說暑假會回來，我感到好雀躍，他們都掛住做大戲，不過在香港來說還是讀書比較重要。香港如今已經做得很好，也有很多走入學校教粵劇的課程和工作坊，網上也多了看大戲的渠道。種子還是要不停地播下去，不是一定要大家都成為演員，只是希望大家喜歡粵劇，也懂得欣賞。」

倡從學術層面保育粵劇

同時，她稱從學術層面推動粵劇保育與傳承同樣重要，並以香港教育大學粵劇傳承研究中心為例，稱其會定期舉辦粵劇講座、表演和學術研討會，促進業內集思廣益，「其實，將粵劇推廣到學術層面是一步邁進，如今業內還處於政府與民間各有各的狀態，這從粵劇生態多樣性的角度來說好的。但當我們提供了渠道令更多人走進粵劇，卻發現雖然坊間粵劇課程有很多，教出來的學生水平也各有參差。」她表示，如何建立粵劇課程的結構，以及如何系統化評定粵劇表演水平和修為，是一件需要做的事情，「以我所知，現在已經有粵曲考試試，但始終傳統粵劇有門派之分，如何從學術性和專業角度評定演員的水平都有待時間去發展。如今時代需要建立架構評級的事，這件事不容易，但我們的確需要去做。」